



白文
聊斋志异

下

蒲松龄 原著
王 皎 译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

07574

I242.7
6
=3

白文
聊斋志异

下

蒲松龄 原著
王 皎 译注

时代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
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图书馆

KAD02/04

白文聊斋志异

下

薄松龄 原著

王 皎 译注

*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印张 4插页 352,000字

1983年5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1—27,200册

统一书号：10389·30 定价：2.80元

目 录

司文郎	(1)
丑狐	(15)
钱卜巫	(21)
姚安	(28)
崔猛	(31)
诗漱	(44)
陈锡九	(49)
于去恶	(61)
狂生	(73)
凤仙	(76)
佟客	(90)
邑人	(95)
武夷	(97)
大鼠	(98)
牧竖	(100)
富翁	(102)
王司马	(103)
小梅	(105)

于中丞	(117)
绩女	(121)
张鸿渐	(127)
牛飞	(141)
王子安	(142)
刁姓	(147)
农妇	(149)
金陵乙	(151)
郭安	(154)
折狱	(156)
义犬	(166)
云萝公主	(168)
天官	(188)
乔女	(195)
神女	(201)
席方平	(215)
贾奉雉	(226)
胭脂	(238)
阿纤	(255)
瑞云	(265)
仇大娘	(271)
珊瑚	(288)
五通	(301)

又	(301)
恒	娘(314)
葛	巾(322)
黄	英(336)
书	痴(347)
青	蛙神(355)
晚	霞(364)
白	秋练(374)
王	者(387)
陈	云栖(392)
织	成(407)
竹	青(415)
张	氏妇(422)
乐	仲(426)
香	玉(437)
三	仙(448)
王	十(451)
石	清虚(458)
曾	友子(465)
嘉	平公子(476)
车	夫(480)
苗	生(481)
鸱	鸟(487)

王 桂 庵	(491)
寄 生 附	(500)
粉 蝶	(511)
锦 瑟	(519)
太 原 獄	(533)
浙 东 生	(537)
博 兴 女	(540)

司文郎

平阳王平子，赴试北闱，赁居报国寺。寺中有余杭生先在，王以比屋居，投刺焉。生不之答。朝夕遇之，多无状。王怒其狂悖，交往遂绝。一日，有少年游寺中，白服裙帽，望之隗然。近与接谈，言语谐妙。心爱敬之。展问邦族，云：“登州宋姓。”因命苍头设座，相对嘘谈。余杭生适过，共起逊坐。生居然上座，更不拗挹。卒然问宋：“尔亦入闱者耶？”答曰：“非也。弩骀之才，无志腾骧久矣。”又问：“何省？”宋告之。生曰：“竟不进取，足知高明。山左、右并无一字通者。”宋曰：“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言已，鼓掌。王和之，因而哄堂。生惭忿，轩眉攘腕而大言曰：“敢当前命题，一校文艺乎？”宋他顾而哂曰：“有何不敢！”便趋寓所，出经授王。王随手一翻，指曰：“‘阙党童子将命^①。’”生起，求笔札。宋曳之曰：“口占可也。我破已成：‘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不能文，徒事嫚骂，何以为人！”王力为排难，请另命佳题。又翻曰：“‘殷有三仁焉^②。’”宋立应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趋^③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生遂不作，起曰：“其为人也小有

才。”遂去。王以此益重宋。邀入寓室，款言移晷，尽出所作质宋。宋流览绝疾，逾刻已尽百首，曰：“君亦沉迷于此道者，然命笔时，无求必得之念，而尚有冀幸得之心，即此，已落下乘。”遂取阅过者一一论说。王大悦，师事之；使庖人以蔗糖作水角。宋啖而甘之，曰：“生平未解此味，烦异日更一作也。”从此相得甚欢。宋三五日辄一至，王必为之设水角焉。余杭生时一遇之，虽不甚倾谈，而傲睨之气顿减。一日，以窗艺示宋。宋见诸友圈赞已浓，目一过，推置案头，不作一语。生疑其未阅，复请之。答已览竟。生又疑其不解。宋曰：“有何难解？但不佳耳！”生曰：“一览丹黄，何知不佳？”宋便诵其文，如夙读者，且诵且訾。生踟躇汗流，不言而去。移时，宋去；生入，坚请王作。王拒之。生强搜得，见文多圈点，笑曰：“此大似水角子！”王故朴讷，颡然而已。次日，宋至，王具以告。宋怒曰：“我谓‘南人不复反矣④’，伧楚何敢乃尔！必当有以报之！”王力陈轻薄之戒以劝之，宋深感佩。既而场后，以文示宋，宋颇相许。偶与涉历殿阁，见一瞽僧坐廊下，设药卖医。宋讶曰：“此奇人也！最能知文，不可不一请教。”因命归寓取文。遇余杭生，遂与俱来。王呼师而参之。僧疑其问医者，便诘症候。王具白请教之意。僧笑曰：“是谁多口？无目何以论文？”王请以耳代目。僧曰：“三作两千余言，谁耐久听！不如焚之，我视以鼻可也。”王从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曰：“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问：“可中否？”曰：“亦中得。”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妙哉！此文我心受之矣，非归、胡⑤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僧曰：“适领一

艺，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此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膈，再焚，则作恶矣。”生惭而退。数日擄放，生竟领荐，王下第。生与王走告僧。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俄余杭生至，意气发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生与王并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错，以何为罚？”僧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门生也。宋慰王曰：“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蹶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王肃然起敬。又闻次年再行乡试，遂不归，止而受教。宋曰：“都中新桂米珠，勿忧资斧。舍后有窖镗，可以发用。”即示之处。王谢曰：“昔窦、范贫而能廉^⑥，今某幸能自给，敢自污乎？”王一日醉眠，仆及庖人窃发之。王忽觉，闻舍后有声；窃出，则金堆地上。情见事露，并相慑伏。方诃责间，见有金爵，类多镌款，审视，皆大父字讳。——盖王祖曾为南部郎，入都寓此，暴病而卒，金其所遗也。王乃喜，秤得金八百余两。明日告宋，且示之爵，欲与瓜分，固辞乃已。以百金往赠瞽僧，僧已去。

积数月，敦习益苦。及试，宋曰：“此战不捷，始真是命矣！”俄以犯规被黜。王尚无言；宋大哭，不能止。王反慰解之。宋曰：“仆为造物所忌，困顿至于终身，今又累及良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王曰：“万事固有数在。如先生乃无志进取，非命也。”宋拭泪曰：“久欲有言，恐相惊怪：某非生人，乃飘泊之游魂也。少负才名，不得志于场屋。佯狂至都，冀得知我者，传诸著作。甲申之年，竟罹于难，岁岁飘蓬。幸相知爱，故极力为‘他山’之攻，生平未酬之愿，实欲借良朋一快之耳。今文字之厄若此，谁复能漠然哉！”王亦感泣，问：“何淹滞？”曰：“去年上帝有命，委宣圣及阎罗王核查劫鬼，上者备诸曹任用，余者即俾转轮。贱名已录，所未投到者，欲一见飞黄之快耳。今请别矣！”王问：“所考何职？”曰：“梓潼府^⑦中缺一司文郎，暂令聋僮^⑧署篆，文运所以颠倒。万一幸得此秩，当使圣教昌明。”明日，忻忻而至，曰：“愿遂矣！宣圣命作‘性道论’，视之色喜，谓可司文。阎罗稽簿，欲以‘口孽’见弃。宣圣争之，乃得就。某伏谢已，又呼近案下，嘱云：‘今以怜才，拔充清要；宜洗心供职，勿蹈前愆。’此可知冥中重德行更甚于文学也。君必修行未至，但积善勿懈可耳。”王曰：“果尔，余杭其德行何在？”曰：“不知。要冥司赏罚，皆无少爽。即前日瞽僧，亦一鬼也，是前朝名家。以生前抛弃字纸过多，罚作瞽。彼自欲医人疾苦，以赎前愆，故托游麈肆耳。”王命置酒。宋曰：“无须；终岁之扰，尽此一刻，再为我设水角足矣。”王悲怆不食，坐令自啖。顷刻，已过三盛。捧腹曰：“此餐可饱三日，吾以志君德耳。向所食，都在舍后，已成菌矣。藏作药饵，可益儿慧。”王问后会，曰：

“既有官责，当引嫌也。”又问：“梓潼祠中，一相酹祝，可能达否？”曰：“此都无益。九天甚远，但洁身力行，自有地司牒报，则某必与知之。”言已，作别而没。王视舍后，果生紫菌，采而藏之。旁有新土坟起，则水角宛然在焉。王归，弥自刻厉。一夜，梦宋輿盖而至，曰：“君向以小忿，误杀一婢，削去禄籍，今笃行已折除矣。然命薄不足任仕进也。”是年，捷于乡；明年，春闱又捷。遂不复仕。生二子，其一绝钝，啖以菌，遂大慧。后以故诣金陵，遇余杭生于旅次，极道契阔，深自降抑，然鬓毛斑矣。

异史氏曰：“余杭生公然自诩，意其为文，未必尽无可观，而骄诈之意态颜色，遂使人顷刻不可复忍。天人之厌弃已久，故鬼神皆玩弄之。脱能增修厥德，则帘内之‘刺鼻棘心’者，遇之正易，何所遭之仅也。”

①“阙党童子将命”——《论语》中的一句。阙党，即阙里，孔子居住的地方；将命，奉命奔走传达。据说孔子因为童子不明礼节，让他来往传命，以便进行磨练，懂得一些道理。所以下文的“破题”说：“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一方面是解释本题，一方面是借题骂余杭生。

②“殷有三仁焉”——《论语》中的一句。三仁指的是微子、箕子、比干。殷纣王暴虐无道，微子知道进谏无用，为了保存祭祀，便离去，以求免祸；箕子看见进谏不从，就装疯卖傻的当奴隶；比干力争，死谏三日，被剖心而死。孔子认为，三个人的行为虽然不同，但却都是仁人。

③趋——指所走的道路。④“南人不复反矣”——历史记载：诸葛亮南征，捉住南方夷族的酋长孟获，捉住以后又把他放了，擒住七次，放了七次。最后一次，孟获说：“南人不复反矣。”表示心悦诚服。

⑤归、胡——明代文学家归有光、胡友信、当时归、胡是并称的。⑥窶、范贫而能廉——传说宋代的窶仪贫穷的时候，有个金精戏弄他，他毫不动心。宋代还有一个范仲淹，贫穷的时候在庙里读书，有一天，他发现地下有窖藏的银子，认为是“不义之财”，仍然把它埋起来。⑦梓潼府——神话

传说：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主持文昌府，并管理人间禄籍。⑧犛
僮——神话传说：梓潼帝君手下有天聋地哑两神，所以这里说“犛僮”。

【译文】

山西平阳府，有个名叫王平子的秀才，去京城参加顺天府的乡试，租房子住在报国寺里。寺里有浙江余杭县的一个秀才，在他之前已经住在这里。王平子和他住邻居，就过去递了名帖，请求见见面。余杭生却没有理他。早晚都能碰见，对方也时常没有礼貌。王平子恼他狂妄无礼，就断绝了互相交往的打算。

一天，有个年轻人在报国寺里信步游览，穿一身白衣，系着白裙，戴一顶白帽，从远处一望，气魄很大。来到跟前一搭话，年轻人语言诙谐，妙趣横生。王平子心里喜爱他，也很尊敬他。查问他的家乡门第，他说：“家住登州府，姓宋。”因而就让仆人设了座，两人面对面地坐着谈笑。余杭生恰好从此路过，两个人都站起来让坐。余杭生居然坐了上座，毫不谦让。而且突然询问姓宋的：“你也是参加乡试的秀才吗？”宋生回答说：“不是。我是一个才能低下的人，很早就没有求取功名的志向了。”又问：“你家住在哪一省？”宋生告诉他，家住山东省。

余杭生说：“竟然没有进取的雄心，可知你很高明。山东和山西，没有一个通晓文字的人。”宋生说：“北方人固然通晓文字的很少，但是不通晓文字的未必是我；南方人通晓文字的固然很多，但是通晓文字的也未必就是你。”说完，就拍起了巴掌；王平子和他一唱一和，因而哄堂大笑。余杭生羞愧

成怒，便拧起眉毛，撸起袖子，大吵大嚷地说：“你敢当面出题，较量一下八股文吗？”宋生瞅着别的地方，微笑着说：“有什么不敢的！”余杭生便跑回自己的住处，拿来一本《论语》交给王平子出题。王平子随手一翻，指出一个题目说：“阙党童子将命。”余杭生站起来，寻取笔墨纸张。宋生拉他一把说：“随口成文就可以了。我的破题已经完成：‘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王平子一听，捧着肚子哈哈大笑，余杭生气愤地说：“你完全不会作文章，只会从事谩骂，是个什么人呢！”王平子极力给他们调解纠纷，请求再出一个好题目。又翻出一个题目说：“‘殷有三仁焉。’”宋生立刻应了一声说：“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夫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余杭生一听，自己便不作了，站起来说：“你的为人也稍微有点才能。”说完就走了。

王平子因此更加敬重宋生。把他请进寢室，亲切交谈，一直谈到日影西斜，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拿出来，请求宋生给以指教。宋生大略地看看，看得很快，过了一刻，已经看完了一百篇。说：“你也在深入研究这种八股文吗？但你提笔写作的时候，没有寻求必得的信念，而是抱着侥幸成功的思想，因此就落进下等了。”说完就把看过的文章，一篇一篇的给以圈点解说。王平子很高兴，把他当做老师对待；叫厨师用蔗糖给他包水饺。他吃了水饺，感到很甜美，说：“我一辈子也没尝到这样的美味，请你过几天再给我做一次。”

从此，两人情投意合，处得很快乐。他三五天就来一趟，王平子一定给他准吞水饺吃。余杭生有时碰见他们，虽然不能无所不谈，但是那种蔑视一切的神态却大大减少了。一天，

余杭生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给宋生看。宋生看见许多朋友给画了圈圈，写了赞语，已经抹得很浓了，用眼睛扫了一遍，就放到桌子上，一句话也没说。余杭生怀疑他没有看到文章的内容，再一次请他看看。他回答已经看完了。余杭生又怀疑他不懂。他说：“有什么难懂的？只是写得不好罢了！”余杭生说：“你只看了红笔的圈点和赞语，怎么知道不好呢？”他便背诵余杭生的文章，好象很早以前就是余杭生的读者，一边背诵一边指出缺点。余杭生听得局促不安，汗流浹背，没有说话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宋生走了，余杭生进了屋子，坚决要求看看王平子的作品。王平子不给他看。他硬把王平子的文章搜出来，看见文章上有很多圈点，笑着说：“这很象水饺子！”王平子一向性格朴实，口齿迟钝，只能羞答答的听着而已。第二天，宋生来了，王平子把昨天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很生气地说：“我以为这个南方人不会再有反复了。这个卑鄙的家伙，怎敢这个样子！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报复他！”王平子极力劝他谨慎从事，不要以轻薄的态度对人，他很受感动，对王平子的为人很钦佩。

考试结束以后，王平子把自己的文章给宋生看，宋生很赞许。两个人闲游的时候，偶然游进一座大庙，看见一个瞎和尚坐在廊檐之下，摆着摊子行医卖药。宋生很惊讶地说：

“这是一位奇人！他最知文章的好坏，不能不向他请教。”就让王平子回到寓所把文章取来。王平子回去遇上了余杭生，就和他一起来了。王平子把瞎和尚称为老师，向他参拜。瞎和尚怀疑他是求医问病的，就询问他的症候。王平子就把请

教文章的意思，向他说了一遍。瞎和尚笑着说：“是谁多嘴多舌的？我没有眼睛，怎能评论文章呢？”王平子请他用耳朵代替眼睛，念给他听。瞎和尚说：“三场的作品有两千多字，谁有耐性长时间地听下去！不如用火烧掉，我用鼻子闻一闻就可以了。”王平子遵从他的意见。每烧掉一篇作品，瞎和尚闻一闻就点着头说：“你初次模仿名家的手笔，虽然没有达到极为相似的程度，也做到近似了。我刚才是用脾领受的。”问他：

“能不能中举呢？”他说：“也能中举。”余杭生不太相信，先把古代名人的文章烧了一篇试试他。瞎和尚又用鼻子闻一闻说：“妙啊！这篇文章我是用心领受了，不是归有光、胡友信，谁能领会得这样深刻，写出这样的文章呢！”余杭生大吃一惊，这才烧了自己的文章。瞎和尚说：“刚才领受一篇八股文，还没看见全部内容，怎么忽然把另外一个人的作品换来了？”余杭生找个借口说：“刚才烧的是朋友的作品，止有这么一篇；这回是我的作品。”瞎和尚闻闻那篇文章的余灰，连声咳嗽，干呕了好几声，说：“不要再烧了！格格不入，闻不进去，我是勉强用横膈膜领受的；再要烧一篇，我就要呕吐了。”余杭生很惭愧地退出去了。

过了几天，乡试发榜，余杭生竟然考中了举人；王平子名落孙山了。宋生和王平子跑去告诉瞎和尚。瞎和尚叹了一口气说：“我虽然瞎了眼睛，却没有瞎了鼻子；考试官连鼻子都瞎了。”不一会儿，余杭生来了，洋洋自得地说：“瞎和尚，你也吃了人家的水饺吗？现在究竟怎么样？”瞎和尚说：“我所谈论的，只是文章的好坏而已，没打算和你谈论命运。你去试试，去寻找那些考试官的文章，每个考试官的拿来一篇，用

火烧掉，我就知道谁是你的老师。”余杭生和王平子一起搜寻，止找到八九个人的文章。余杭生问他：“如果闹错了，怎么罚你呢？”瞎和尚很气愤地说：“如果闹错了，把我瞎眼珠子剜出去！”余杭生就点火烧文章，每烧一篇，都说不是；烧到第六篇，瞎和尚忽然向着墙壁大呕大吐，响屁放得如同雷鸣。大家都笑了。瞎和尚擦擦眼睛对余杭生说：“这真是你的老师啊！起初我还不知道，突然一闹，刺了鼻子，扎了肚子，膀胱也不能容纳，一直从肚门放出去了！”余杭生勃然大怒，走了出去，说：“我明天自然还来看你，你不要后悔，不要后悔！”

过了两三天，竟然没有来；过去一看，余杭生已经搬走了。这才知道他就是那个考官的门徒。宋生安慰王平子说：“凡是我们这样的读书人，不应该怨恨别人，只应该约束自己：不怨恨别人，自己的德行就会越来越大；能约束自己，学问就会越来越有长进。当前的不得意，固然是命运不好，但是平心而论，文章也没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应该由此而磨砺自己，天下自然会有不瞎的考官。”王平子一听，肃然起敬。又听说第二年还要举行乡试，他就没有回家，住在京城，接受宋生的指教。宋生说：“京城里柴禾如桂，粮米似珠，生活费用很高，你不用忧虑盘缠，房后藏着一窖银子，可以挖出来使用。”就把埋银子的地方给他指出来。王平子感谢他说：“宋朝的窦仪和范仲淹，贫穷的时候能够廉洁自重，我现在幸而能够自给自足，哪敢自我玷污呢？”

一天，王平子正在醉后睡觉的时候，仆人和厨师偷偷地挖出了窖藏的银子。他忽然醒过来，听见房后有挖土的声音；